

牵机著 肆 天问卷

新倩妖
记



新倩女妖记

牵机著 天问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情逐妖记. 4, 天问卷 / 牵机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382-8485-0

I. 断… II. 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5060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数: 280 千字 印张: 17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徐悦 王俊	责任校对: 刘琛
特约策划: 张进步	特约监制: 李耀辉 杨雅茹
特约编辑: 程园园	特约印制: 徐冬梅
装帧设计: 棱角工作室	

ISBN 978-7-5382-8485-0

定价: 24.80 元

新情逐妖记

肆
天
问

目录

第一章	1/	大婚将至
第二章	17/	非嫁不可
第三章	29/	宾客齐至
第四章	39/	真相初露
第五章	55/	雾失楼台
第六章	67/	明月如霜
第七章	83/	大白天下
第八章	93/	人神共弃
第九章	111/	往事重提
第十章	125/	说出真相
第十一章	135/	道门阅墙
第十二章	147/	形势逆转
第十三章	157/	血溅当场
第十四章	171/	固执天师
第十五章	185/	东海群妖
第十六章	199/	蜃妖来探
第十七章	215/	决然离去
第十八章	225/	丹房密道
第十九章	249/	决战应龙



新情逐妖记



第一章 大婚将至

虞兰成目送她与谈月一道走出院子，刚才姬洛菱虽然言笑自若，但她却紧张得宛如行走于独木桥，须得用尽全身力气才能克制住自己的慌张不形于色。此时等她们离开，不由紧紧捏着那只红宝石戒指，心中不住回响着姬洛菱刚才说过的话，一时间心乱如麻。

当上清宫中的天师教众弟子自那场诡异的熟睡中清醒之后，还来不及对他们匪夷所思的共同入睡表示惊讶，甚至还来不及对此议论纷纷，一个惊天的消息便已经传出来——由道祖指定的金瓶姻缘，天师教未来的天师的婚礼大典将要提前在五日后的五月十五日举行。

这个意外消息的宣布，顷刻间便令原有的一切秩序都乱了套，所有人都还来不及回想那奇诡的一夜，便不得不将全部的注意力与精力转移并投入到筹备这场婚礼上来。婚事早定，因此，婚礼自然也并非是出乎意料之外之事，但是匆促间决定的婚期，还是不免让所有人私下里猜测不已。

天师大婚如此仓促得要提前举行，这还破天荒的第一次。在天师教千年的历史中，历任四十余位天师，却还从来没有过一任天师的婚礼这样从简、从速过！就以本任天师张子祀为例，从金瓶卜定姻缘到下聘再到礼成，整整花费了三年。而哪怕是这样整整的三年时光，也令得数千弟子几乎忙断了腿。单只要到各处人迹罕至的所在去邀请那些修真之士来参加婚宴，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邀齐那些深居简出却又声名赫赫的高人们，需要花费的时光便不以月计。更遑论天师行大礼时所需要采办的种种冠服，单制作之时便也决非只需数月之功。而这一切，虽然此前也有过准备，并非全都从头开始，但只剩下五天的准备之期，还是令得所有经办此事的弟子不由得傻了眼——就算御剑飞行可以一日千里，可是天下间的修真之士，似乎都有一个怪癖：越是法术高明，便越是要深藏避世，似乎把不叫世人轻易寻到视为一种乐趣，几乎每个人都居住在极其隐蔽的所在，而且罕有群居的；甚至有些高人，就算知道居处，但行踪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因为他们还喜欢游戏人间。



堂堂未来天师的婚礼，如果没能邀齐这些传说中的高人参加，岂不是会令这场婚宴大为失色？哪里还配得上称做是正道未来第一人的婚礼？配得上天师教的赫赫声威？

但种种的担心，都只能成为私下的议论，毕竟其中的缘由既非寻常的弟子们所能提议甚至是知晓的，更不是他们所能左右的。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按照尊长们的吩咐，按部就班地去依令完成交办的所有的事。其他的，便只能存于他们私下的窃语中，却不会对事情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

但陆灵心无论哪种身份，显然都不会等同于普通的弟子。

因此在所有人中，对这桩突如其来决定的婚事最感到惊诧与愤怒的就莫过于陆灵心了。这么多年来，丈夫冷淡的态度，早已不是第一次刺伤她，可从来没有哪一次，竟会像这次这样伤得这样深过。

她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此刻还濒于危境的儿子，竟然要在五日后举行婚礼，这样的大事，做母亲的，竟然不是最先知道的，甚至不是被主动告知的——若不是丈夫在给弟子岫云疗伤的时候，与他的姑母绛玉讨论起婚礼的细节，她还会一直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吧？她的夫君，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样的大事还应该告诉给她知道，似乎他根本就忘记了，而她也根本就不是自己孩子的母亲一样……这种由于漠视带来的痛苦不禁如烈火一般炙烤着她的心。

看着丈夫英俊但是冷漠的面孔，陆灵心不禁咬紧牙，但又在丈夫的无视中渐渐地松开，像这二十年来的无数次一样——她的心情，常以愤怒与失望开始，却不得不以软弱的屈服告终。不知为了什么，每当看到这张熟悉的面孔，她的内心涌出的只有想要抚摸爱护他的欲望，所有被冷落被轻视的愤怒与悲伤都会在转瞬间轻易地消失不见。这二十年，他对她越是冷淡，她内心的渴望与热情却反而越在成倍地增加着。她一直暗暗梦想着，终于有一天可以敲开他冰封的心扉，分享他内心深藏着的所有秘密，知道他这些年来待自己的冷淡的真正原因，然后，他们可以像对真正的夫妻一样亲密无间，而不是表面上的举案齐眉。她常常对自己说：“无论他有过什么样的过去与决定，她都不会计较，反而会更加努力地去温暖他照顾他支持他。”时光一年年流逝掉，这种期待反而因为被压抑得太久而显得分外的炽热，在她心中，只是单纯的累加而非逐渐的消亡。她勉强平复着内心的哀怨，默默地深吸口气，竭力用一种极其

温柔的语气问道：“子祀，璞儿还未苏醒，为什么就要急着给璞儿提前成婚？”

似乎是因为她的这一句话，张子祀才想起来应该早告诉她的：“嗯，我与玉娘都决定，还是让璞儿的婚事早些举行。”

令陆灵心失望的是，他的声音中并不存有丝毫的歉意。她忍耐地垂下头，握着儿子的手，低声问道：“可是璞儿他现在还在昏迷之中呀……如何能招呼前来贺喜的客人，再说了，这么仓促的时日，能邀得齐客人吗？”

“此事既定，眼下也只能尽力而为了，看能邀来多少便算多少吧！”张子祀淡淡地说道，目光却始终落在岫云的脸上，因为他渡过去的纯阳真气，黑气已经渐渐地从他的脸上消退，但在他稚气的脸上，却依然有着痛苦的表情。这让张子祀有些奇怪：这个孩子的天赋极高，修炼五雷真气也颇有些时日了，按说寻常的阴气应该伤不了他，何况此时又得他以纯阳真气为助，可为何那些阴气竟会始终盘桓在他的经脉之中？即便他此时以自身真气强行驱除，进展都显得极为缓慢。而他的经脉之中更是自然地生出阻滞之力，似乎他的身体，曾被人施法禁制过，以致经络运行混乱。

早已见惯了侄儿对于妻子一贯的冷淡与漠视，绛玉不禁柔声解释道：“灵心，我们都想到，璞儿的婚事既是道祖选定的，那就是不可更改不可拖延的，可却意外出了这许多的波折，璞儿还受如此重伤，说不定正是因为违逆了道祖而降下的责罚，因此若早些按着道祖的心意完成婚事，璞儿便能早些痊愈也未可知。”

陆灵心自然知道这不过是个借口，但绛玉，却是她不敢违逆也不愿违逆的人，这些年来，若不是因为她的费心周旋，丈夫只怕还要对自己更加冷淡。因此，陆灵心能够确知这位姑母对于自己的善意以及她在丈夫心目中的位置。但同时，她修习的六识寂灵术也同时在提醒着她，这位姑母待她的所有亲近礼貌都不过是表面上的。她甚至都可以感觉到她内心对自己的警惕与疏远。似乎有什么事曾经发生在她们之间，让她们一直不能够亲密无间。她常常这样隐隐地觉得，却又无法确认，那件事与她密切相关，却不为她所知，似乎只有姑母与她的丈夫在默契地分享其中的秘密，然后同时对她缄口不提。她不愿深想，便点了点头，轻声地回应：“玉娘的决定，自然是不会错的。”

握在她掌中的张璞的手，似乎比她的手还要温暖，这源自儿子的温暖给了她一种难以形容的勇气，所以沉默了片刻，她不由讷讷地说道：“玉娘，还有件事，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什么事？”绛玉虽然竭力地想要自己不动声色，可看着陆灵心的目光却始终情不自禁地会有一丝怜悯之意，这是她没有办法不流露出来的，“有事自然要说出来。”

“那个姑娘，”陆灵心迟疑了一下，说道，“云家的那个姑娘！”

“怎么了？”

陆灵心鼓起勇气道：“我认为她同璞儿并不配！我适才在屋里看得清楚，这姑娘性情轻浮，又倾心于别人，只怕嫁给璞儿，也不得安分。”

张子祀淡淡道：“云家小姐是卜云山庄的千金小姐，自是自幼娇纵惯了的，所以我行我素，欠了些教养，但这也算不得是什么大事，不过小孩子间的胡闹罢了，道祖选定的姻缘，又岂可不算？”

陆灵心忍不住道：“你没瞧见那姑娘竟要与那个妖邪同生共死吗？这般情意哪里会只是小孩子间胡闹的事？而且我还听说，她与那妖邪曾在一个无人的深洞中待了那许多日子，焉能保证……期间没做出过什么有伤名节的事？而日后又不会乱我张氏门风？”

张子祀有些不耐地道：“这桩婚事早已经议定，你以为卜云山庄是寻常人家吗？何况她就算年轻不懂事，但入我家门后，你身为长辈的就不能调教约束吗？我天师府中禁卫森严，她一个不谙法术的少女，又能生出什么事来？”

陆灵心难辩，只得求助般的看向绛玉。绛玉叹了口气，说道：“不论如何，道祖选定的姻缘，那自是决计不能违逆的，灵心，你也是道祖所选，难道于此还有所不知吗？”

陆灵心一怔，又道：“那璞儿此时昏迷不醒，也不知大婚之时能否康复行礼，因此，这么快替他完婚……”

张子祀看了怀中的岫云一眼，道：“当时油灯虽灭，但他不是为了再续生命，不过是盼要再续经脉，所以于他而言，散去了的最多只是通过阵法求得的力量，性命不至有碍，醒来只怕也是迟早的事。何况，到时他若依旧不醒，便暂由岫云代为行礼却也无妨！”

陆灵心失声道：“这……这如何使得？”

张子祀道：“如何使不得？难道璞儿一日不醒，这礼便一日不行？十年不醒，就十年不行？”

“不会的，不会的。”陆灵心低声道，“璞儿自然不会十年不醒！”

绛玉暗暗叹了口气，说道：“自然不会，我瞧璞儿的伤势虽无好转，但也未再加重，我拼着损耗真气为他理顺体内残存的真气，想必不日便可醒来。由岫云这小孩先代行婚礼，也没什么关系。此事烦心，不如早日确定，也免得夜长梦多。你心里不愿娶云家小姐，云家小姐还一样的不愿嫁哩！我适才送他们回去之时，那姑娘便一路地跟父亲哭闹不休，口口声声地说要与那少年在一起，这般任性娇纵，倒也的确罕有。”

陆灵心微怒道：“我们璞儿哪些配她不上，她竟还这样不情愿？若……若不是因她之故，璞儿也不会变成如今这样！”

张子祀道：“璞儿变成如今这样，是为了相救那一干无辜少女，这是他身为天师教弟子应行之事，与云家小姐并无关联，你以后莫要分不清是非，迁怒于她！”他不愿妻子于此事纠缠不休，因此声音中竟带了几分疾言厉色的意味。他平素在心平气和独处之时，常对妻子怀有歉疚之心，觉得对她不但冷淡，而且接近于刻薄了，实不该如此。但不知为何，心虽如是想，但每次真见到了，却又不自觉地生出一股说不出的恼怒与怨气，竟是难以心平气和地与她说话，他虽然极力地想要压制心里这样的念头，但很多时候却依旧徒劳无功。这些年来，即便她一切做得再好，他也不能领情，说不定还要多加一份厌恶，这固然是不可理喻，却又实在是情不自禁。

陆灵心却知道他是在心烦爱子之伤，心便软了，凄然说道：“只须璞儿能康复如初，我……我……”说到这里，却又觉得再也忍不住委屈，竟伏在张璞身上大哭起来。

张子祀此时心中焦躁，想要出言呵责，却终难出口，可又被她哭得心烦意乱，说不出的厌恶，几乎想要向着她大叫：“我的璞儿跟你没有任何相关，不用你为他痛哭流泪！”

绛玉见状，只得轻抚着她肩，柔声劝慰道：“灵心，你何必这么难过？儿孙自有儿孙的福气，一丝强求不得，云庄主为璞儿卜的卦象可是大吉大利的。岂不闻庄子丧妻，鼓盆而歌？咱们固然不能跟先贤相比，但修道之人，自应如他般明白人之生，来自自然；人之死，不过返于自然，人的生死就如天地四时的运行，相送以嗷嗷哭泣，岂不是欠通达明理？何况璞儿眼下又没如何，你又何必先搅得自己心慌意乱？若是教弟子们见了，也不是个体统。”

陆灵心心中悲苦，却果依绛玉之言拭干眼泪，低声道：“玉娘说得是，我不哭，我也相信璞儿一定会康复如初的。”忽然间想起一事，问道，“子祀，正是那妖邪少年破了七星祈禳阵，才使得璞儿不能康复，而且他还与魔君司造化同时脱困，你要如何处



置他？”

谁知张子祀此刻也正因为此事烦恼，听她问起，便只冷冷道：“这事关系重大，须得先问清楚再说。”

陆灵心低声道：“我看你对那少年似乎颇有维护之意，这是为了什么？”

张子祀扫了她一眼，冷冷道：“你没听璞儿说过吗？这少年曾经救过他，实际上是侠义心肠，乃我辈中人，眼下事情真相未明，如何可以轻作决断？若他真是好人，只不过莽撞些，咱们又焉能误伤好人？”

陆灵心适才虽在室中，可借木窗一角看见治中不少事，但一则关注着爱子，二则相隔甚远，她心神不属，许多话便也没听清楚。此刻听丈夫这么一说，便即默然，只是修炼的奇术，感觉比常人敏感得多，是以心中疑云，竟始终盘旋不去。

她正自出神，却听岫云猛地叫了一声，醒了过来。听他声音中似乎充满了恐惧之意，便向他望去，却见他惊惶地睁开眼，扑进张子祀的怀中，竟然哭了起来，不由好生奇怪。

张子祀轻抚岫云的背脊，待他哭了一会，才温言问道：“怎么啦？看见什么吓成这样？我适才已经替你驱了体内的阴气，你快试着运功瞧瞧，可还有不妥之处？”

岫云被阴气所侵，又被南宫全施以禁制，虽然表面看来不过昏迷不醒，但本心却已在阴气寒冷之中大受折磨，意念之中早觉痛苦不堪。他在天师教中长大，从没遇过什么变故，忽在伏魔殿中受场大惊吓，几乎连命也丢了，此时醒来见到师父和蔼关切的面容，一时间竟大感委屈，伏在他怀里竟抽抽搭搭地哭个不休。

张子祀微感奇怪，问道：“这是怎么了？还觉得冷吗？”真气再渡过去，却觉得他体内流转的已然全是自己的纯阳真气，那些阴寒之气早已经被驱得干净，而且经脉通畅，已无阻滞。

岫云哭了一会儿，才抬起脸叫道：“师父，他们……他们都是坏人！”

张子祀奇道：“他们，哪个他们？”

岫云抽泣着，这才断断续续地将伏魔殿中所遇之事说了一遍，张子祀面色微变，与姑母对望了一眼，心中均想：“璞儿在外面究竟干了什么事？怎么结识，带回来的尽是些来历不明之辈？”想起王臣的话，两人的心中，不约而同地升起一股寒意，只恨此刻张璞不醒，不能唤他起来问个清楚。

过了良久，绛玉才缓缓道：“这事，只怕眼下暂时不要提起。”

张子祀心中一凛，点了点头，他自知此刻王臣在灵虚子的掌握之中，五日之后的婚宴，自己处事稍有不慎，难保灵虚子激愤之下当着众人说出些什么。幸好此时儿子未醒，而且又有峨眉弟子赞扬他不惜自身救了一千少女的恩德，王臣一家之言，还难取信于人，但若是再扯出张璞交友不慎等事，只怕真是难以分辩了。当下便向岫云道：“岫云，此事暂时不要对别人提起！”

岫云瞪大眼睛，奇道：“师父，你不立刻命人将他们抓起来吗？他们必是坏人混进咱们府中来的！”

张子祀无法跟他解释，只得道：“此事此时暂时休提，待以后再说。”

岫云小嘴一扁，叫道：“师父，你不信我说的是真话吗？”他自幼便贯受宠爱，此时受了这样大的惊吓委屈，见师父竟然不立即处罚恶人，显然是信不过自己的话，一时间几乎急得要哭了。

张子祀见状温言道：“师父不是不信你的话，只是此事得先搁些时日再说，岫云，你小师兄就要成婚了，大喜当前，咱们却追究这事不妥，便先暂时不提，等你小师兄婚后再行定夺，好不好？”

岫云又惊又喜，叫道：“我小师兄好了吗？他这么快就要成婚了？还是与那姓云的姐姐吗？”转头望去，见张璞躺在地上，面色红润，只是双目紧闭，不由笑道，“原来我小师兄已经好了，喂，小师兄！”却不见张璞回答。

张子祀道：“他……他睡着了，岫云乖，别去吵他了！”

岫云一向与张璞感情甚好，此时听说他要结婚，想到教中必有一场大大的热闹好看，小孩子心情，不由大为兴奋，顿时便又将自己险些丧命之事忘了，拍掌笑道：“这下好啦，这下好啦！师父，婴婴姐姐知道了吗？”

张子祀微微苦笑道：“只怕还不知道！”

“师父，那我告诉她去！”岫云兴奋得跳了起来，这些日子以来，张璞外出后，他唯一便是与陆婴婴年纪相近，身份相当，可以为伴。加上陆婴婴是被张璞照顾惯了的，此时无伴，便主动来照顾这个更小的孩子，居然也像模像样。两个孩子天天作伴玩耍，倒也亲密无间。

张子祀微笑道：“去吧，这次可要小心些了！不该进的地方可不能再乱进去了！”岫云吐了吐舌头，一面答应着，一面已经一溜烟地去了。

绛玉看着他蹦蹦跳跳地出去，不由得皱眉笑道：“这孩子，真是被你惯坏了，竟然



没半分规矩。”

目送着岫云离开，张子祀脸上的笑意便已顷刻间消失不见：“玉娘，那南宫全他们现在何处？”

张晦经历了天师教囚禁司造化的所在，不免认定这次天师教将要囚禁自己的所在，必是相去不远的可怕险恶之地。却没料到竟被孤云带进一处榴花盛放的小院。

巨大的青石横卧树下，平滑的石面之上石纹纵横交错，竟成一副天然棋盘，上面的黑白二子皆剔透如玉，静静地躺在棋盘之上，除此之外，尚有数朵榴花坠落，如火的榴花在青石之上慢慢地枯萎，似是几小簇燃烧殆尽的火焰，虽然依然鲜红，却已然透露出残破的痕迹。

张晦忍住剧痛，眼珠转动着，有些奇怪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却不见还有其他人。这下不由得大出他的意料之外，这样美丽而安静的所在，难道竟是要囚禁他的地方？“天师教会这样厚待我？”他不由嘲讽地想，随即便否定了这样的想法，认定了这不过是另一处更为险恶的所在，“大叔说过，天下最平静美丽的地方，必定便藏着最致命的危机，最毒的花儿，开得必定芬芳好看！”

清风徐徐，送来榴花的清香，那如云霞般灿烂的榴花在风中轻轻摇曳，加上枝叶摇动发出的声响，竟有些似美人轻歌曼舞般的美妙韵致。

张晦被孤云重重地丢到泥地之上，虽然鼻端嗅到的泥土的清香也是他一贯熟悉并喜爱的，可是在此时，他却无法通过领略这些来忘记眼下体内的痛苦。因为孤云正一直以恶狠狠的目光瞪着他，令他虽然故意装出漠然无视的样子，却撑不了很久，只得直面这样顽固的怒火：“要怎么样呢？”因为体内断断续续的剧痛，他吃力地用一种挑衅的语气说道，“干嘛这样看着我？要……要给我现在就来一剑，了结我此刻的痛苦吗？”说着，又顿了一顿，似乎是想喘一口气，又似乎是像要酝酿情绪，最后却是用凶狠的语气说道：“如果你不杀了我，我肯定就会报复的，有仇不报非妖！”

“你报吧！”孤云的声音也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般的艰难，“只要你能留得住这条命！”

“就算我死了……”张晦咬着牙，神情狰狞，“你以为就没人会来替我报仇吗？”

孤云讥讽地道：“你以为白虎精又可以怎么样？如果他有能为，他不是早就救出麒麟兽了吗？”

张晦一时语塞，孤云目光凝视着他没有片刻的转移：“如果能够，我倒真想杀了你，但——不是现在，而是，在我才见到你的时候！”

张晦不由得一怔，只听孤云又道：“否则，你也不至于惹出这么多事来！出云师弟不会死，张璞师弟也不会有事！天师教更不会陷入今日今时的局势中！你可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

张晦见他神情悲愤，忍不住讥讽道：“是是，你干嘛……干嘛不说天上刮风下雨也是我的错？要……要杀便杀，多说什么？”

“我不会杀你的！”孤云的声音压得更低，却更加愤怒地低吼道，“因为我答应过张璞师弟！”

“张璞？”张晦又是一怔，隐约发现孤云的话中有着自己完全未知的东西。

“其实你落得现在眼前这个地步，都是自己找的！”孤云的眼中似要喷出火来，可是声音却压得更低，“本来，你可以得到人人艳羡的东西，得到你最想要得到的人，可这一切，统统都是被你自己给毁掉了！”

张晦“哼”了一声，冷冷道：“你说什么？”

孤云咬牙怒道：“我……我真是疯了，才会答应璞师弟帮你隐瞒你的身份——本来璞师弟还想自己向师父请求，解除他与云家小姐的婚约，因为你学过我们天师教的秘术五雷正法，而且本性不恶，若再有我们师兄一起向师父恳求，或可求他收你为徒，让你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与云家小姐匹配！从而摆脱你那叫人鄙夷的妖孽身份，真正得以堂堂做人！”

张晦本来越听越是惊奇，但听到他的最后一句，却又不禁恼怒起来，叫道：“谁要摆脱妖孽的身份？做人很光彩吗？像那个老道士一样？说话犹如放屁一样，不，连屁还不如，这等事，我们妖孽从来都不屑为……”

孤云道：“那你可知你犯下了什么样的过错？——哼，以你当时的所为，别说这样对你，就是将你立时诛于剑下，也没人会对你有一丝一毫的同情！你可知道，只有对人，才需要堂堂正正，对妖邪，讲这些做什么？”

张晦一时间想不起“欲加之罪”这四个字该如何说，便只是不住地冷笑，想了一下，才道：“哼，你又何必跟我说这些？”

“你以为我是为了你吗？”孤云恨声道，“我在张璞师弟面前立过誓，要尽力保你周全，否则！我现在便先给你一剑，也给你个痛快！免得五日之后再受痛苦，又当着



天下人，胡言乱语损我天师教的威名！”

张晦道：“你怕我乱说话，便……便杀了我好了！”他此时落入天师教的手中，真气又被禁，本来也没抱着能活的希望，只是想到五日之后，还要叫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张璞与云霓羽成亲，此事如何能够心甘？因此口气虽硬，心里却抱定了主意，只要有一线希望，那就不能放弃。见孤云光瞪着自己，目光凶狠，手掌高高举着，真似要一掌击毙自己的模样，正自忐忑，却又见他神情渐渐缓和，手掌轻轻落下，良久良久，竟然轻轻叹息了一声，不由得好奇奇怪。

只听孤云喃喃道：“我现在救你救不得，杀你也杀不了，可真不知要如何是好了！师弟呀师弟，你可真出了个难题给我！”

张晦好奇不过，问道：“这话怎么说？”

孤云看他一眼，道：“张璞师弟要我周全于你，可我如今哪有这能耐？要取出你体内的玄铁禁气钉，也非我能办到，可若对你不管不顾，张璞师弟此时生死未卜，我又如何能负他所托？”

张晦吃了一惊，道：“你为什么说张璞此时生死未卜？”

孤云怒道：“还不是你与司造化一道坏了阵法的缘故，当时张璞师弟的元气与阵法相系，阵法一破，他的元气也便被破……唉，如今只能看师父可能再有什么回天之术了！”

张晦本是肆意妄为的性情，若孤云也如其他人一般向他大说纵走魔君会如何为祸苍生这等大是大非的话，他多半不会加以丝毫理会，但此时却意外得知自己当时助司造化破阵竟会害了张璞，却不由得心生懊悔。

孤云见他脸有悔意，心中忽想道：“他虽是妖，却不是无情之辈！”

很少会有人会留心到，与张璞同时来天师府的贵客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便在天师府中消失了踪迹。更很少会有人会知道，这几位贵客，竟然都被邀请到了上清宫中的东隐院中居住。如果他们知道了，想必都会为此惊讶不已的！

其实就算是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虞竹成等人也完全处在糊涂与惊讶之中，他们在第二日的巳时便被几个言辞有礼的道士连请带拉地带到了位于上清宫中的东隐院，而早已经等在那里的，竟然是一晚未归的妹妹虞兰成与南宫全、还有元姬。

如果不是妹妹眼中有抵不住的惊惶，虞竹成完全不会对此事表示在意，还大大

咧咧地问道：“张晦呢？噢，这一晚，你们去干什么了？”

虞兰成也不知如何解释，只嗫嚅道：“我……我们……”

倒是元姬从容地答道：“咱们昨天都见了不该见的事，到了不该到的所在，所以现下只怕是天师教疑心咱们，要让咱们搬来这里便于监视了！”

“疑心咱们？为什么？”虞竹成与甘木几乎是同时瞪大了眼睛，讶然问道。

元姬娇媚地微微一笑，目光迅速地与南宫全相接，瞬又转开，看着两人，笑道：“昨儿夜里天师教中出了大事，你们丝毫不知吗？”

虞竹成搔头不已，他与甘木都是老实人，没人前来相邀，也便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屋里，一步也未曾踏出过，自然压根不会知晓昨晚天师教中竟曾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变故。被元姬一问，更是全然摸不着头脑，只看着妹妹问道：“什么变故，这……这跟你们有相干吗？”

虞兰成踌躇道：“我昨天本是跟晦哥哥一道的，后来，好像是上清宫中的伏魔封印松动，导致了阴气外泄……”

虞竹成失声道：“这不会是你们的过错吧？”

虞兰成涨红了脸，低声道：“哥哥呀，怎么会是我们的过错？”

虞竹成顿足道：“妹子呀，你们要闯下什么祸事来，怎么对得起张道兄？”他刚想要责备，忽然想起张晦，心中一惊，叫道，“难道，难道是晦儿惹的祸？唉，糟了，一定是他莽撞犯了错，这可怎么得了？”他平生未经历过大事，一想起张晦的身份来，就不禁心慌意乱，不知所措。

虞兰成道：“有些事，我也不大清楚，我同晦哥哥一道时，可没见他惹事！那些天师教的道士只怕是冤枉了他。哥哥呀，你说咱们怎么能见到张道兄，让他替晦哥哥求情？”

元姬看她说得天真，不禁嫣然笑道：“咱们昨天去了嫌疑之地，可不容易分辨清白，何况咱们此时只怕也见不着张璞了。”

虞兰成道：“为……为什么？不能请外面的道兄帮咱们通报一声吗？”

元姬轻笑道：“小妹妹，这里可是天师教，张璞身为未来的天师，这里上万名道士都奉他为主，你以为叫个道士通报一声，便有人将他抬来此处见你吗？”

虞兰成迟疑了一下，道：“我不信张道兄会不愿来见我们！”她虽然于世事不甚了解，但心里却对张璞极是信赖，自不信以他之谦和温厚，竟会以身份自居，不肯前来。



元姬自然知道她心中所想，只觉得她真是天真得可爱，当下耐心道：“小妹妹，我知道你不信张璞是那等人，但这天师教中，府深如海，若无人引领，你哪知张璞在何处？而谁又肯为你通报此事？天下间的这等所在，皆是势利至极，咱们如今身处嫌疑之地，人家避还避不来呢，谁肯理你会你？若我所料不差，你现在出去看看，咱们只怕不是迁来此处居住，而是被软禁于此处！试问这等情形，哪个道士会敢理你，为你通传？”

虞兰成怔了怔，天下间复杂势利之事，她从未经历过，自然难以明白。只得问道：“那眼下该如何是好？”

元姬眼波流转，娇笑道：“你问我，我又该问谁去？唉，当时那殿中阴气外泄，岫云那孩子只怕生了幻觉。”她的眼光瞟着南宫全，似笑非笑地说道，“当时咱们的南宫全似乎也生了幻觉吧？”

南宫全自然知道她话中的双关之意，当下冷笑一声，说道：“咱们又没真做什么，也不怕有什么事分辨不清，幸好岫云平安无恙，料想张天师也不是傻瓜，自然能够明白。”

元姬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娇笑道：“是是是，这话原说得是，幸好岫云平安无恙，倒能证明咱们并无什么歹心。”顿了一顿，忽道，“只难得当时你也被幻觉所惑，缺魂少魄的，倒也还能把持得住！”

南宫全脸上血肉耸动了一下，却没答话，心中却在暗赞这个女鬼狡佻至极，她既在为自己与她两人开脱，却又在极之巧妙地询问他当时之事，但他心里的想法，自然不必对她说出，当下默然不语。

这时院中忽然传来姬洛菱的娇笑之声，只听她道：“道长，我只是去探望里面一个相熟的小妹妹，成不成？”

那守护道士却似甚感为难，踌躇答道：“姬小姐！这……”

虞兰成却猜想姬洛菱此来，必是与张晦有关，心中一急，也顾不得其他，急忙推了窗唤道：“姬姐姐！”

姬洛菱见她推窗相唤，向那道士嫣然笑道：“天师教的道兄兀也多礼，这般待客认真周全！还怕我欺负人家小妹妹呀！”她嘴里说着玩笑话，身子却已经避开了那道士的拦阻，轻轻巧巧地闪进院中。

那看守的道士知她身份，哪敢硬拦？只能一面眼睁睁地看她进去，一面却暗暗指挥手下道童去通报师长。